

A.托爾斯泰著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林 陵 訳



021427

Первый”），『苦難的歷程』（“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都不僅用自己寫作的日期，而且也用自己全部問題總體，自己的精神，自己主角的性格證明了它們對我們時代的從屬。

我再說一遍，托爾斯泰——乃是一個在較高程度上有機的藝術家。但是怎樣來瞭解這一有機的路綫呢？

謎解首先自然要在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才華性質中去找。它的基础——就是健康，對生活的忠實。它主要的性——是浮彫性。他善於懷着驚人的靈敏性和感受性去捕捉和表現情感的最細微的呼吸和最深刻的意义。他善於把描寫的變成幾乎是在視覺上可觸知的。性格——變成綫條分明的，栩栩欲生的。不可捉摸的——變成見得到的。這一描寫上的塑像術的力量和柔韌性你有時不僅可以在濃密的『李平』（Репин）的畫中，而且也可以在托爾斯泰瞭解和描寫『不可捉摸的』，瞭解和描寫情感和形勢的變換，襲來的情緒的『浪潮』的章節中理會到。

具有着把讀者沉浸到最多種的體驗和情狀中的藝術，托爾斯泰同時也從不過於耽擱在這些個別的體驗上。作為一個瞭解人的心理學家，托爾斯泰對『心理主義』像對其在人們的描寫中的方法一樣陌生。作為那充滿血的衝突的人類史上最戲劇性時代之一的同時代人，參加者和歷史編纂者，托爾斯泰對這歷史的絕望的悲觀感是陌生的。他的才華『燃燒着』內心的健康，生活平衡的不可戰勝的力量。可以同他的下可戰勝的生活愛爭吵的是他的真實的人類愛。他總是準備看見人們中間最優秀的東西（高爾基的特性）和生活中最好的一面。托爾斯泰無論畫那一幅悲劇的圖畫，在字裏行裏他總不自覺地把他的充滿對生活的信仰的權利灌到你們心中。托爾斯泰散文的副義全是光明的，樂觀的。高爾基曾自稱托爾斯泰的才華為『快樂的』。

托爾斯泰的才華的這些性質也反映在他的詩學中，文學的氣派中。特別是在他的短篇小說中。它們的主題發展得迅速而輕快。托爾斯泰沒有任何使人心碎的氣氛或是『恐怖的塗染』（像他的同時代者安德列亦夫（Л. Андреев）所有的一樣）或是『絕望的詩歌』，這種絕望。彷彿森然焦臭的苦味一樣，是滿注在蒲寧（Бунин）的景色和主題中。托

◎ 李平——俄國大畫家。

爾斯泰有的是另一種：對玩笑，怪誕，對遊戲的嚮往。有時這產生了甚至是完全輕鬆的，在樣式上滑出了「大文學」的小東西。但是托爾斯泰的作家氣質在它的主要表現上是把我們領向整個俄羅斯文學發展的某些首要問題上的。

在今日俄羅斯文學發展上建立兩個時代活的承續性的托爾斯泰的文學發展，這是那一文學派別——其主角和銀路的始端乃是人民的真理，——的凱旋，這是寫實主義的凱旋。

那麼是什麼東西確定托爾斯泰的寫實主義的性質呢？它的特點在那裏呢？

作為象徵主義者，頹廢主義者，未來主義者的一個同時代人，托爾斯泰是以批判寫實主義者開始的。在他所畫的圖畫中，在描寫那一時期的短篇中有很多悲傷的，愚蠢的和甚至是從自然中取來的令人嫌惡的東西，但是也有另一種東西。這是社會危機和暴風雨的革命成熟的一個時代。這一感覺滲進了那一時期的文學並且附着了各色各樣的形式。

危機四藏的過渡時代也在托爾斯泰身上烙下了自己的印跡。它提示他很多那時『曾是空中樓閣』的題材、情況和主角性格。我們認得出他們。瞧他們，這些爛醉如泥或是迷失路途的，來到最終的絕境上的『多餘的人』（『跛老爺』（“Хромой барин”）——阿列克賽·彼得洛維奇·克拉斯諾波爾斯基（Алексей Петрович Краснопольский）公爵）。瞧他們曾經以『高傲的流浪者』起家的人用赤貧了的地主，浮浪人，賭徒的面貌在托爾斯泰小說的書頁上出現。瞧他們，這班『戴着夾鼻眼鏡的人』，百無一用的，悲哀的『可憐蟲』。瞧他們——往下——這班『世界的絕望』的人，宇宙的公民，生活的賭徒，『黑色星期五』的人，在一切金錢關係上和所有的角落裏叫着世界的空洞的人。這——是那些年頭的全部『英雄』，這是那一時代的主題，這時代當時月那在似乎是可見的多血症和文化紀念碑的永恆性面前存在的脆弱和不平之感錯挾着靈魂。

可以不費力地確定托爾斯泰同題材，同那一時代的作家的歷史文學的接觸點。

但是托爾斯泰也有某一種東西，他使他遠離許多他的同時代人，它

使他遠離開頹廢主義和悲觀主義的『甜蜜的毒藥』而使他最近於高爾基。這個『某種東西』就是那——違背時代的一切腐朽呼吸和湧來的慘禍的感覺——受人民不死和他們真理的感覺培養的他的藝術素質的健壯。

『阿列克塞·托爾斯泰有自己的一種『大眾性的才華』，一種活的能力，能夠『保持原來面貌地』把自己的創作力量用去暴露和主要是確定那一人民在過去或是現在用來生活的東西，——他們的理想，歷史，語言。瞧，這一有機地被吸收的大眾性，這一幸福的『大眾性的才華』乃是托爾斯泰藝術『素質』的健壯的基礎。

在整個我們的十九世紀中，在批判寫實主義文學『內部』，我們聽得到確認生活的音符，那一後面係立着對生活的希望，對自己親愛人民的信仰的最終的『是』。這一俄羅斯寫實主義的源流，這一爲了生活的對生活的禮讚是從普希金（Пушкин）開始的，它在千百支溪流中時而透入戈果里（Гоголь）的作品中，時而透入杜格皇夫（Тургенев），列夫·托爾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和末了，高爾基的生活愛中。但是僅在蘇維埃時代，這一確認生活的生曲才帶着這樣的無所不包的力量開始在我們的文學上震響起來，這時，人民已經敲毀了他們史前的枷鎖，『好！』馬雅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提高嗓子說。

托爾斯泰的寫實主義，如果除去時間的一切層次，——乃是普希金傳統的寫實主義，（雖然在托爾斯泰的早期作品中還聽得到戈果里的怪風和純戈果里的對自然的感覺）。

到底，在托爾斯泰身上都可以聽見對俄羅斯民族性的信仰，對他們的精神威力的信仰，既然有信仰，那一定就有希望，對俄羅斯人的偉大希望。

甚至在人的沒落中，托爾斯泰也準備發見一粒星火，它，如果給它以空氣並目把它像蠟燭般直放起來，是一定會燃燒而從內部照亮人類的。

有一點很有趣，就是在托爾斯泰的早期作品中，正面的民族本原的具現者大多數乃是女人。有力的和畫一樣的，她們是那些『把鑽地中的馬擋住而走進火燒的農舍』（聶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的人們中間的人。托爾斯泰有升向普希金的詩的手本的婦女形象。它們裏面有一種『達

吉揚寧」^②的，純潔的和智慧的東西。它們裏面有忍耐和那一愛人類的心——它什麼都經受得起，總是戰勝——的一切都能征服的力量。它們都是不同的，但是在自己的不同中却是光明的，驚人地可愛的。它們的真實——就在愛情中，在俄羅斯心的偉大中。誰不會用心表白，誰就很難受。

把批判同那對人的意味深長的興趣和同情聯在一起的寫實主義，受普希金的生活愛養育的寫實主義，——這就是托爾斯泰創作的最初基礎，它在以後的革命年代幫助他有機地進入蘇維埃文學。

托爾斯泰作為一個十月革命年代的藝術家的演進本質在那裏呢？在它的在歷史方面的寫實主義的運動中。在托爾斯泰用歷史的內容，歷史的理解來填充他的美學，他的觀念世界和他的對於美和真實的想像中。托爾斯泰寫實主義的這一發展和改造完全是由托爾斯泰和人民同走，他敢於深入地接受大衆性新內容兩重決定的。蘇維埃時代大衆性裏新的東西就在於它滲透着歷史自覺性和由此而生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組織性的始源。全體人民都對工人階級，對它的先鋒隊——布爾雪維克黨『立正』。在這條路上發生了托爾斯泰對某幾個他創作的重要方面的藝術思考。

如果，比方，從前在寫描歷史生活中，托爾斯泰主題的發展是由家庭的，戀愛的，或者甚至是冒險的情節所決定，那麼在十月的年代，這樣的推動劑却是歷史的性格，歷史的事件了。阿列克賽·托爾斯泰或為歷史浪漫主義者，——不僅在他作品的歷史構思的徵候上，而且也在他那闡明真實在它的歷史發展上的藝術方法的性質上。

這樣，『苦難的歷程』——這是描寫新的蘇維埃國家的誕生和人民顛覆舊的沙皇官僚主義國家機器的史詩小說、紀事小說。這是描寫在人民心中誕生新的國家意識，新的國家紀律的小說，描寫同小布爾喬亞、無政府主義因素鬥爭，描寫人民如何的確認自己新的蘇維埃國家形式，在反對內戰戰綫上的白衛隊和反對後方新國家建設的怠工者、破壞者、分裂者的鬥爭中捍衛自己的蘇維埃祖國的小說。

彼得（在『彼得大帝』中）是作為一個在反對大貴族地方主義鬥爭^③『達吉揚寧』的（Татьянин）——萬俄文化節的（萬俄歷一月十二日）。

史 維 特 洛 夫

(Н. Светлов)

紀念一位偉大的作家

本年二月廿四日，莫斯科電報向全世界報告現代俄羅斯最大和最老的作家之一——阿列克賽·尼古拉維契·托爾斯泰(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的噩耗。

像「彼得大帝」(Петр I)及「苦難的歷程」(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等那樣有力的巨構都出自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手筆。這些作品在蘇聯文學上將成為這位作家底彌足珍貴的藝術遺產。

「彼得大帝」是一部偉大的歷史巨作，在它底背景上描繪出一位真正的愛國英雄，俄羅斯國家的手創者——沙皇兼勞動者的彼得大帝。這小說的第一卷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第二卷在一九三四年；第三卷是臨死前不久纔完成的。

在「苦難的歷程」三部曲(「姊妹」(Сестры)，「一九一八年」(Во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和「陰鬱之晨」(Хмурое утро))中描寫的是悲劇及個人悲劇之路程，俄羅斯某一部份的知識份子便是沿着這

0507

個路程達到認識那在革命之火中重生的自己的祖國的。

A. H. 托爾斯泰以一八八三年誕生在一個名門貴族之家。從十六歲開始文學的工作。一九〇七年第一冊詩集出版，三年後寫成了第一個中篇小說，這小說後來收入「老菩提樹下」(Под старыми липами)一書中，裏面描寫在衰亡中的貴族階級的生活。以後的小說「跛老爺」(Хромой барин)和「怪物」(Чудак)在題材方面是頗接近的。

一九一九年他前往法國，從那裏又赴柏林，到一九二三年為止的國外的飄泊生活曾反映在「苦難的歷程」三部曲中。

他住在列寧格勒時，寫了「伊比古斯」(Ибикус)，「床底下尋出的手稿」(Рукопись, найденная под кроватью)以及其他關於俄羅斯流浪者的小說。

他同時也開始寫作描寫蘇維埃現實生活的短篇小說「蔚藍的城市」(Голубые города)及「蜥蜴」(Гадюка)。

一九三七年，他的長篇小說「糧食」(Хлеб)問世，其中展露出革命民衆保衛察里村（現在史大林格勒）的英勇戰鬥的一幅鮮明圖畫，他描繪革命戰鬥的領導者列寧與史大林底栩栩如生的肖像。

在衛國戰爭時期中，出現在蘇聯報紙上的托爾斯泰底如火如荼的論文也引得全世界矚目。

一九四五年三月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

任何一種真正的藝術，也像生活本身一樣，同時是發見也是問題。俄羅斯生活的最有意義的時代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藝術表現。托爾斯泰的創作道路，像別人的一樣，反映了自己一期的尖銳的社會鬥爭。這一道路是複雜的，多變的。我們不預備在這篇文章裏給自己提出檢閱全部這條創作道路，把它分為幾個時期和描寫其中每一個時期的任務。這也許是一個單行本的事情。我們替自己提出一個比較狹小的任務：確定或者就是探觸一下托爾斯泰創作的「核心」，他那些構成他的作家個性的主要特點。

托爾斯泰的作品對不同的讀者代的生動性和魅人性用什麼來解釋呢？他創作的主要觀念在那裏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可以這樣回答：生動性和持久性乃是每一種真實藝術的幸福特權，由內容的全人類性深度所解釋的特權。

托爾斯泰是一個真實的藝術家，照他的本性說來，他是那些被才華所徵集的人——他們祇要一睽生活的縫隙，生活的整個全景就會帶着所有的彩色展了開來——中間的一個。但是在這種一般形式上的回答還沒有提供可能去感覺托爾斯泰的藝術個性。何況表現生動性的不僅是他的作品，而且還有他的才華，這才華發現了從描寫革命前俄羅斯「特性」轉到俄羅斯歷史的英勇時期和從這些時期轉到對蘇維埃時代的人與事的描寫中的驚人韌性。

托爾斯泰才華的這一特性——統括生活現象的廣度——在較高階段上應當是那些要求，是俄羅斯生活在最近半世紀，在空前社會進退・陡急革命摧毀整個俄羅斯生活習慣的時代向我們的文學提出的要求。這裏最決定性的界綫乃是在新的河床上使俄羅斯文學的一切發展轉向的一九一七年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在這一界綫上，像我們文學發展的承續性和有機性格的活化身一樣升起了高爾基（М. Горький）。他用自己的作品和藝術方法，像用一個紐結一樣，聯起了我們文學的過去和未來。可以毋庸置疑，隨着社會主義以後的漸進運動，高爾基不僅在俄羅斯文學，而且在世界文學發展上的經驗與範例的原則上的，創始的意義是愈來愈廣而深地得到闡明了。

那迎接了十月的一代作家，已經具有着在革命前條件下形成的相當創作經驗和藝術方法，必然地，——各按各的，——詳細考慮了和決定了革命前被高爾基在文學中所考慮過和決定了的東西。

托爾斯泰——這是兩個時代的作家，在他個人的創作中完成了從批判的寫實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肯定的寫實主義的轉變。從那些在描寫伏爾加左岸的『怪人』，流浪人和苦悶姑娘中找到的，精研出的創作方法轉到蘇維埃現代——從內戰到衛國戰爭——的描寫在托爾斯泰那裏並沒有像別人那樣伴來了創作的危機，文體的『褪色』等等。不是存在着意識『建築』和創作演進體裁的各種形態嗎。通常，生活的變動是在作家對他過去的熱情否定中發生，會伴來他過去的偶像與神像的憤懣和火藥。那時在我們面前升起的就彷彿是『另一個人』了。文學史上充滿了這一類的例子。在作家那裏常常遇見對某一次形成的確信或是已發見的方法的頑強忠心。在這一難屈性及不變性中常常生根着悲劇的源泉。最自然的發展——就是那種東西，其中新發見的確信找到了內心的支柱，那就是說當『未來』的胚胎在『過去』中成熟的時候。

蘇維埃年代的河列克賽・托爾斯泰和革命前時期的托爾斯泰並不是處在創作的衝突或是急烈的破裂中。他的意識上的和藝術上的發展在我們的時代中是深深地有機的。可以有全權說，蘇維埃時代豐富了並加深了托爾斯泰的才華。

不是偶然的，托爾斯泰的最有意義的作品（『彼得大帝』〔Пётр

中確定了新的進步國家形式的建設者，作爲一個鞏固的，前進的『地主和商人』的國家的創立者被提出的。

不消說，任何一種國家和自在的（照德國黑格爾的說法）國家起源的詩化對托爾斯泰是陌生的。但是作爲一個藝術家的托爾斯泰極具有對描寫國家建設——在那種場合下，當國家有進步的性質，服務民族的利益時——的詩的興趣。在完全的程度上說，這樣的國家過去是，現在也僅僅是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在俄羅斯的批判寫實主義的文學裏，有關國家的題材出現在把國家當作剝削者，地主和資本家的有組織力量而與之鬥爭的世界上。但是同時却無論如何也不能在自在的無政府主義起源的詩化中譴責我們的俄羅斯文學。應該是相反。

十九世紀，批判寫實主義興盛的世紀，把對沙皇主義和它國家的抗議與反對的精神注進藝術的文學。其間，在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和哲學中，俄羅斯國家的觀念，在它歷史的發展上常常和人民中間愛國主義感覺的發軔混和起來。回憶一下普希金的『波爾達瓦』（“Полтава”）或是倍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對彼得大帝和伊凡雷帝的估值已很足夠，以後再回憶一下赤爾納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格爾岑（Герцен），陀勃洛柳博夫（Добролюбов）對這些題材的論文就夠了。

正是我們人民生活的更新和發展組成了藝術觀念和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在最近十五年中所創作的巨大畫幅——長篇『彼得大帝』和兩只描寫伊凡雷帝的劇本——的主題基礎。對祖國的服務構成了像彼得一世和伊凡四世的性格那樣巨大的性格的詩的基礎。如果在浪漫主義者的作品裏，彼得一世和伊凡四世僅被看作那些由於自己熱情的非常性而在自己身上帶着自己悲劇的戲劇性格，那麼托爾斯泰就是把這些性格當作史詩的性格來加以闡明的。伊凡四世和彼得一世所進行的鬥爭的戲劇性是在歷史的矛盾和搏戰中產生的。在戰場上——是人們的靈魂。正是在人的意義上在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巨匠文筆下展開了俄羅斯國家的天才。而這却與他所創造的彼得大帝和伊凡雷帝的性格以不能反擊的真實性。

這裏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托爾斯泰那裏，人民生活的另一面，人民對祖國的愛的另一表現——人民同自己的俄羅斯國家內部的壓迫者

的鬥爭，社會的，階級的鬥爭和一般地說來是歷史過程中的著級內容，有沒有得到足夠的表現呢？

如果戲劇小說『伊凡雷帝』也許沒有說出沙皇和人民的關係的某種理想化，那麼在『彼得』裏，投入我們眼簾的，我們就有俄羅斯在它歐化的路上自上組織的『運動』的藝術描寫的華麗規範和這一在總的歷史意義上是進步的行為的全解階級矛盾。

如果從前，愛的因素在托爾斯泰那裏還有溫柔的無所不包的性格，那麼在他文學發展的第二個半期中，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就獲得了有目的理想的形式。俄羅斯民族性格肯定方面的具現者就不是和善的俄羅斯婦女，而是活動的歷史創造者，國家偉績的丈夫。而人道主義，對人類的愛已經在歷史必然性的新世界中展開，在這一新世界中測量人是以他對偉大祖國的建設的參加為重度的了。

三部曲『苦難的歷程』和對它很為接近的長篇『糧食』（“Хлеб”）在它們出現的年代承續性上（它們寫了二十年）顯示出阿列克賽·托爾斯泰作為一個歷史作家的成長階段。而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像走向自己的高級藝術任務一樣走向對那些像列寧和史大林那樣的歷史英雄的描述。那椿事情則告訴我們：偉大的創造着的英雄，新歷史創造者的理想，今天在用人民生活的全部精神暗示着藝術了。

托爾斯泰以自己創作生活的榜樣幫助更深刻地瞭解蘇維埃人對祖國英勇歷史的始源的感受的過程。

在『彼得大帝』和『苦難的歷程』，這些成熟時期的史詩裏，懷着最大的浮彫性和完滿性刻印出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幸福才能的主要特性和描寫力量。

但是阿列克賽·托爾斯泰作為一個作家的形像將是被貧乏了的，如果不考慮全部他所創作的，內中包括政論的東西。

『有另一些內藏危機的時代，』倍林斯基說，『當感觸我們個人的氣質，感觸我們民族發展的有機意義的需要在社會意識上帶着特別的力量出現的時候』。

蘇維埃政權在人民心中發現了前所未見的力量。史大林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事業中，在同德國侵略者的裝甲雄衆的英勇鬥爭中把人民

帶到他們偉大的這樣的頂峯，以致從這些頂峯上已經亮到了『世界上的一切角落』（戈果卑）。在我們的意識上更明晰地、更浮影地發見了俄羅斯文化，我們歷史主要時期的正面內容。

史大林稱列寧主義為『俄羅斯文化的最高成就』，以此特別着重指出蘇維埃時代我們民族發展的有機性質。

我們文學最喜愛的題材之一總是對於我們自己，對於俄羅斯人民的掛慮。在這一愛護的人民的『思慮』中顯出了我們文學對養育我們生活的泉源的經常憧憬——尤其是我們文學的大眾性。這一掛慮，它通過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我們的藝術文學。托爾斯泰接受了和表達了這一俄羅斯文學的傳統。

『祖國，』托爾斯泰在他的戰時論文之一中寫道：『這是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從世紀的際處向所願的將來的一種運動，他們相信這個將來，用自己的雙手替自己也替自己的後代創造着。這——是永恆地死去和永恆地誕生的人流，他們把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精神的和物質的文化和毫不動搖的信仰帶進自己在大地上的地位的合法性和不可破壞性。』

祖國——這不僅是地理的，而且也是歷史的統一體。我們人民在蘇維埃時代，特別在現行衛國戰爭時日裏的非常的，精神的和英勇的自發號召我們去找，瞭解，並把刻印在整個我們歷史時期中的這一人民性格的全部特性聯合為一。

托爾斯泰的全身懷着難以抵抗的憤怒，在現行戰爭時期中起來反對德國人，反對希特勒黨徒按照他們貪人和劊子手式的法律重建世界的愚蠢的，魔鬼的念頭。

在他才華的浮影性上，在托爾斯泰任何真理的生命現象上瞭解真理的天賦上也有某種俄羅斯的，民族的東西。瞭解的意味深長性——這是我們民族性的天然地俄羅斯的性格。在俄羅斯人的全世界性的共鳴上，在生活的普遍性，在所有種族和民族的聯繫上必然地想像到生活的我們思維的世界性性格上，倍林斯基看見了這一特性。這不是世界主義，而是民族特殊性精神的有機隱沒，在民族上的轉到全人類上的意向。

『我們俄國人——是整個世界的，而不僅是歐洲生活的繼承人，而且還是法權上的繼承者，』倍林斯基在一八三八年寫道。『我們不應當

而且也不能够做英國人，法國人或是德國人，因為我們應當是俄國人，但是我們要把那種或每一個歐洲民族生活的特殊一面的一切取來當做自己的，我們把這一面取來並不是當作特殊的一面，而是當作補充我們生活的一個原素，我們生活的特殊一面應當是——多面性，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的，具體的，有自己的民族面貌和民族性格的多面性。」（『論批評』）

不消說，對我們說來，關於『歐洲遺產』的問題現在已同它在倍林斯基時期那樣完全不同。現在對於歐洲生活的關於『蘇維埃遺產』的問題，對全人類——特別在同法西斯主義鬥爭時期——的關於我們民主的意義的問題是更形迫切了。對各民族的先進人們說，『莫斯科』三個字變成了決定許多人類歷史的根本問題的象徵，這決不是枉然的。

但是同民族特殊性精神作鬥爭的問題仍繼續留為一個很使人感覺興趣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倍林斯基是無條件地對的，他把俄羅斯的民族性分析為多面的，減去民族自大狂和自愛心的性格。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也許比現代任何一個作家都要多地給我們以可能去感觸——我們的天然特點的力量。而且不僅是通過其他國籍的人們的描寫。他的才華，他的文筆的本質——就在那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的，具體的，有自己的民族面貌和民族性格的多面性。這一多面性和韌性顯示——我重複說一遍——在他方法的歷史主義中，在豐富的形式與樣式中，他進入現實的藝術入場就是流到這些樣式裏去的。

但是，當然，當托爾斯泰進入俄羅斯歷史的時候，他身上的這一感人的進入生活的力量就最得到了發揮。這裏他是在家，這裏他到處是自己的。托爾斯泰的歷史作品，——從來不是樣式化；語言，人，性格，衣服，情勢，到處都是栩栩欲生的，具體的。我們，俄羅斯，在西方總是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而被誤解着（關於『俄羅斯靈魂』的野蠻性格的匿名狼藉的傳說在這裏起着很大的作用）。托爾斯泰的作品教導藝術去瞭解俄羅斯。它們指出：在過去的俄羅斯活着不朽的人民的英勇感覺，它現在如何的進入空間。托爾斯泰的作品闡揚了『俄羅斯經驗』的全人類的內容。

今天，當我們，蘇聯，紅軍在作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時候，是多麼的

需要，使我們準確地瞭解何，幫助這件事情的有托爾斯泰。

人——主觀的偉大傳統，大愛性，人的精神在他鮮明的民族形式上的多面性——所有這些我們俄羅斯文學的特性誠與托爾斯泰的作品以不會差錯的意義，在衛國戰爭時日，托爾斯泰的蘇維埃愛國主義壯麗地展開在他的戰事政論中，他是作為一個人民之心的護民官說話的，他的使人激動的聲音衝進了大砲的隆隆聲裏，衝進了孩子的啼哭聲和戰士們的憤怒的喝叫聲裏。

末了，托爾斯泰創作的第三面，其中向我們打開了他的力量和民族的基礎，——這就是他的文學語言。我們可以毫不冒著陷入誇張的危險地說，托爾斯泰的語言在我們的蘇維埃文學裏是代表着一種出色的，豐富起我們一切的文學發展的現象，在托爾斯泰語言的彩色畫中，精力和纖巧中，在它行動性和感受性中展開了俄羅斯性格的廣度，我們發覺的歷史富藏，是彼得一世或是伊凡四世，宮臣或是大貴族，農民或是市民，紅軍戰鬥員或是遊擊隊員在說話呢，還是作家描寫出俄羅斯的歷史或是俄羅斯的自然界——在他的輕鬆的和準確的字語中道出了大眾性的百無一失的情感，新的風尚的變遷。

當敵人在一九四一年七月開向莫斯科的時候，托爾斯泰搜尋着我們愛國主義的深入支柱，在論文之一中寫道：

「首先組織了俄羅斯語言的藝術網不是白費的，他們的後代編着曲子，在春天的丘陵上在陽光下而跳舞不是白費的，莫斯科人晚上坐在環爐下面看書，而另一些像狂暴的主教阿伐庫姆（Аввакум）那種人則還在洞穴裏，在布斯托希湖斯克（Бустозерск）冥想人類真理和用多角字體與行書體記載着自己的思想，這也不是白費的，狂暴的開薩克自由軍把他們的剩餘力量消散在襲擊和擄掠上不是白費的，後院的老太婆和在庭院間浪蕩着的老頭子爲了宿夜和一塊麵包而講述着妖魔的童話也不是白費的——一切，一切，俄羅斯人民的整個廣大的，熱情的靈魂在我們十九世紀的藝術上找到了反映。這藝術變成世界的藝術，在多數場合上在身後帶領着歐洲和美洲的藝術」。

從這個活的富藏中誕生了我們的作家，誕生了整個我們的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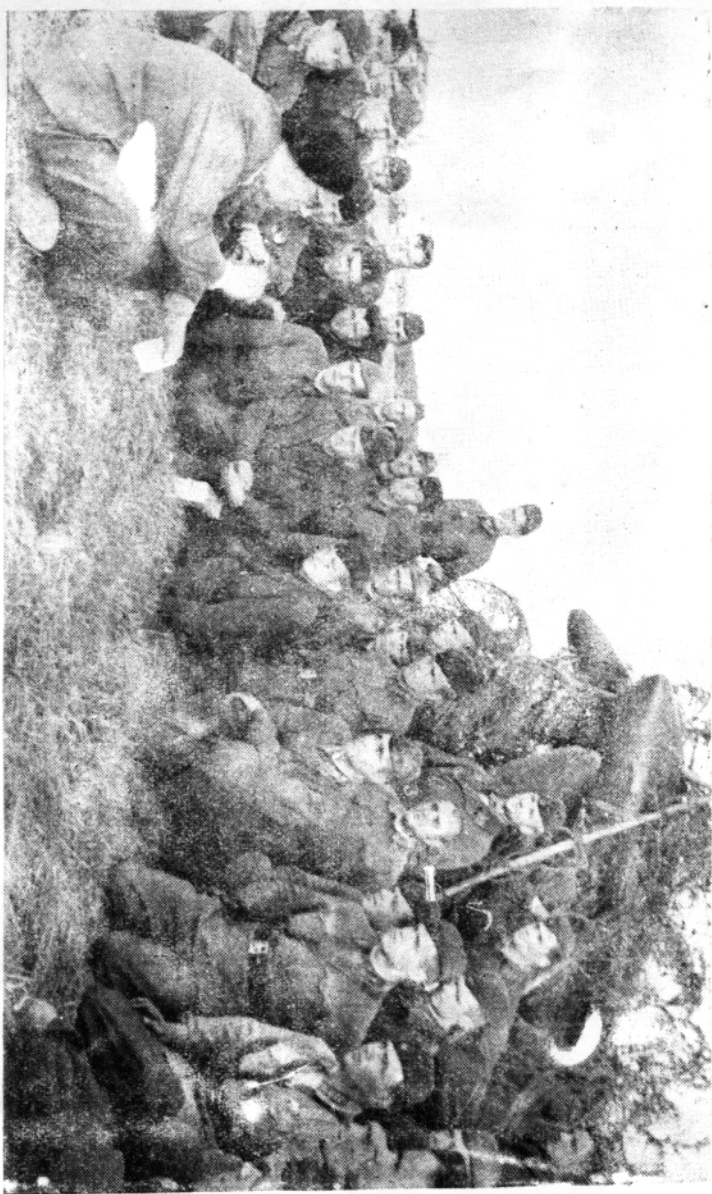
那從前是我們歷史的「副文」的東西——現今是自己土地的主人的

俄羅斯人的英勇氣魄，——現在變成了俄羅斯生活年史的主文。從前在托爾斯泰那裏響着『副文』的聲音的東西，——俄羅斯生活的肯定始源的感覺——現在，在他的蘇維埃時代的作品裏，附着在爲社會主義的人民鬥爭的活形象上。

托爾斯泰在遼遠的過去，在人民同德國侵略者作英勇搏鬥的今日，用心地諦聽着祖國人民的談話和思念，這決不是白費的。托爾斯泰汲取了那一現在把他——跟着高爾基——推進頭等蘇維埃作家行列裏去的藝術力量。

就是這使他跟着偉大的俄羅斯經典名著變成我們民族天才某幾個根本特性的表現者。就是這確定了托爾斯泰在俄羅斯文學發展上的地位和意義。

這就是在我們想像中的河列克賽·托爾斯泰——『蘇維埃土地上最優秀的和最被熟悉的作家中的一個』，像莫洛托夫在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稱他的那樣。



在衛國戰爭時期，托爾斯泰時常到前線去和戰士們談話。

